

Woody

Woody 兒童節的願望 無障礙的出遊

Woody坐在椅子上，
拿著一顆紅色的地板
滾球，正準備向前方
投出的專注神情。



小學五年級的Woody，乘著手推輪椅迎來。因為中重度腦性麻痺，他大部分行動得依賴輔具，面對陌生人，他一開始話不多，要仔細聆聽才聽得清，直到聊到他最喜歡的運動—地板滾球，他笑得燦爛，比手畫腳地要說明地板滾球的有趣。

地板滾球的趣味

地板滾球不太需要大量的肢體活動，而是著重於動作協調、球路的判斷與團隊合作，因此十分適合腦性麻痺或肢體障礙者，依據身體狀況分級，坐在輪椅上的運動員投球，離目標球距離近高分，累積最高分獲勝。

「自己丟，還真不如想像得簡單」，Woody媽媽說，家長們也曾親自下場體驗，很少人能一開始把球丟對方向、位置，需要眼、腦協調力、手部掌握力道。除了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（腦麻協會）大力推廣活動，學校特教班的老師王瑛婷，還會帶著特教班去比賽，最近還得了第三名。

熱愛地板滾球的Woody，當獲得1萬元獎學金時，堅持要拿出9千8百元買自己的專屬球，手縫、皮製的進口地板滾球保養不易，平時得除濕，避免溫度過高。「不過他很捨得借人家」，Woody媽媽補充說。

就像所有小學五年級的孩子，Woody對喜歡的運動很執著。在學校，他平時在普通班上課，數學、國語等課程，則特別至為身心障礙、學習困難學生開課的學習中心上課。早自習就得到學習中心報到，下課十分鐘也要上課，這些日子，Woody的九九乘法、國字輕重音等，都是在學習中心補習上的，學習有很大的進展。

換班的時候，包括每周一次的電腦課，都是由特別助理協助移動，平時也由助理協助上廁所、生活協助。學習中心也會特別避開普通班的游泳課時間，讓救生員拉著他一對一上課，「我會憋氣喔」，Woody看來也蠻享受游泳課的。

不過，Woody的小學生活不是一路平坦的。剛開始入學時，Woody的父母考慮很久，要進特教班還是普通班，兩人想至少讓孩子快樂，少點學習課業壓力，最後選擇了特教班。

「回歸」並不簡單？

特教班專任老師很有耐心，不過Woody念了兩年，老師因為生產休息很長的時間，小小的Woody每天吵著，「老師不見了、不要上課」，但媽媽只能硬著頭皮把他留在班上，趕緊去工作。就這樣代課老師一學期一學期的換，直到一位新的代課老師發現Woody的潛能，跟Woody媽媽說，「為什麼把Woody放在這班？他還可以使用成語，不應該念這班」？她也發現孩子直到二年級，連123、ㄅㄆㄇ都不會寫。

「回歸」普通班融合教育，是適合Woody的教育選擇。然而，即便制度已如此設計，實際的回歸之路並不順利。Woody媽媽說，她聽聞回歸不容易，家長會長也勸說維持現狀是最好的。結果老師比她還著急，為了孩子好，「總要一試」，媽媽希望學校召開前置會議，因為校內的阻擋，她才另尋支援，聯絡教育局的特教中心。

西區特教中心人員提醒Woody媽媽，為她心理建設，校內總有支持及不支持的老師，不支持的老師會告訴家長，孩子會不開心、會造成老師困擾，會影響班上成績。Woody媽媽回想，不過實際上仍有不少老師們願意讓這孩子回歸，她就先把孩子送到同意的老師班上，由於特教班沒有課本、沒有制服，她還儘快的備齊全套課本、制服。

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、教育局及腦麻協會等單位，各專家評估召開會議，從觀察影片可見，其實Woody大部分生活自理能力都不錯，可以坐電梯移動，學習動機很強。但校方聲音雖然說尊重父母決定，仍有不少冷嘲熱諷「往我身上丟」，Woody媽媽說，校長還開玩笑「你讓我們全校都動起來了」。

即便障礙重重、辛苦有了代價，Woody順利轉至普通班融合教育。不過即便Woody缺乏國語、數學的學習基礎，連一年級課



Woody坐在輪椅上，手持著漆彈槍的帥氣模樣。

程進度都沒有，但緩讀的規定僅能一年，所以他學籍仍要放在二年級，降級一年。實際上仍讓他從一年級讀起，一位老師願意認領，讓他「讀了快樂的兩年」。

Woody媽媽提到，其實現在學校的老師都很棒，不過總是擔心孩子遇到「地雷」老師。而新校長甚至一路縮減特教班，擴充、加強資優班，讓特教班的學生一一轉學，則是一大隱憂。

特殊教育、兒童生活的無障礙

像Woody這樣的孩子，需要特教助理員的陪伴。不過有一天Woody爆哭，大人們才發現，因為特教助理員總是拿筆戳Woody的背，不舒服感覺多時的孩子一直忍耐著。媽媽與資源班老師討論，普通班的級任老師馬上找特教助理員與Woody談話。其後，

特教助理員對孩子卻是冷淡，理由是「不敢碰他、等下又說我怎樣」。直到後來家長會的家長留意到Woody經常只有志工媽媽陪伴，沒有特教助理員在身邊，才知道這位特教助理員無故缺席，請沒經驗的志工代班。

過去還得工作的Woody媽媽也感到無奈，類似「特殊對待」事件也在安親班發生。因安親班老師至家裡懇談，Woody有一段時間下課至安親班補習，但最後發現，特別教他功課的，不是老師，「而是煮飯的阿桑」，當然也只會直接給答案，根本不知道怎麼教導孩子功課。

小學的戶外教學，擔心為難老師，Woody媽媽一定是全程陪同，平時也會參加許多活動，包括腦麻協會舉辦的各式活動，近期例如一起做Pizza、機器人，「他們有假日、我是沒假日」，媽媽笑笑地說。她最近也開始了解國中的無障礙教育軟硬體，發現有些明星學校直接拒絕身心障礙學生，但有特教資源的學校，其相關設施看來就非常有意義，無障礙的空間居然在堆置物品、壁癌可見的地下室。

問到Woody的兒童節願望，他想了想，「想去BabyBoss」，因為上次跑去樂園沒有開，就此更想要去體驗看看。媽媽及姐姐帶著Woody也到過許多兒童樂園，即便行動不便，「他還是什麼都想玩到、總之不喜歡宅在家裡」，媽媽幫他補充。

就像一般男孩，玩樂當然是不可少的，也想跟朋友一起出去玩，但也擔心造成他人困擾。從他們家人經常出遊的經驗其實可知，即便是所謂便利的臺北，無障礙的空間仍稀，甚至是經常復健的醫院，還得冒險與車爭道；看電影、展覽也都不容易，「有些服務人員想幫忙也不知道如何幫忙」。